



王富仁先生

【名家背影】

他用嘶哑的喉咙宣讲

初识王富仁先生

□魏建

五年前的这个季节，2017年5月2日晚间开始，“王富仁”反复地、高密度地出现在我的一个个微信群和朋友圈，仅从我的手机上看，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其他学科、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思想史等学科，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新闻媒体、文学创作界、出版界、工商界、艺术界、党政机关、医疗卫生……直到第二天晚上，我的朋友圈和十几个微信群都还停留在哀悼时段。在这些圈和群里，起初是噩耗、讣告，接着是“安息”“不朽”之类文字，伤悼或痛哭的表情，然后就是一个个单位和个人的唁函、挽联、悼念的诗歌，再后来是转发报纸上、杂志上大量缅怀和纪念的文章。在这其中，我看到许多年长王富仁十岁左右的老人，也有很多比他小五十多岁的青年，更多的是他的同龄人和我这辈人。年龄跨度之大，涉及领域之广，感情表达的自发性之强，对于我实在是闻所未闻。如果是对某位大众明星的祭念，还可以理解，但被祭念者是本应属于小众的学者。如此超大时空的共情现象，何以会出现？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就是有这么不同年龄、不同专业、不同行当的人，都认真地读过王富仁，这些读者内心深处都有一块领地，或大或小被王富仁耕耘、播种，生发出了思想的果实。

第一次接触“王富仁”，是1983年，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读到他的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当时的阅读体验至今都忘不了，一篇学术论文竟会有如此强烈的震撼力量！从此，只要见到王富仁的论文，我一律读读读。当时我在泰安师专教中国现代文学，读了王富仁的论文，经常推荐给与我接近的学生，于是我和我的许多学生都成了王富仁的“发烧友”。

1984年，大约是秋末冬初的一天，我骑自行车去泰安市的泰山宾馆，看到前方一人背着行李步行，行李外用麻绳捆着一件黑色旧棉袄，农民常穿的式样。我骑车离他越来越近，越看越清楚：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从头到脚。奇怪的是，他也进了泰山宾馆的大院。这是当地最高档的宾馆，只接待外宾、大领导和关系单位。一个农民来这里干什么？那时的高级宾馆宁可空着床位，也不让普通人住，再有钱也不好使，何况他也不像是有钱人。那天，我是去泰山宾馆报到，出席次日由山东省鲁迅研究会举办的《阿Q正传》讨

论会。第二天上午我有课，下课后匆匆赶到会场，听到有一个人正在发言，仔细一看，就是昨天那位“农民”！再仔细一看，还是像极了农民，唯一接近城里人的装束是毛衣，却扎到了腰带里。他的发言，我听了几句就服了，悄悄地问：“这是谁？”答：“王富仁。”

这就是王富仁？除了震惊，我彻底相信了“人不可貌相”。我还观察了一下在场的人，都在认真地听着，流露出的神态差不多，都像是要记住他说的每一句话。从这神态可以看出，他们应该都认真读过王富仁的文章，或敬佩或崇拜这位学术明星。不过，王富仁与我们的区别不在于知名度，而在于我们都读过他，被他我们读。

那天晚上，我到王富仁先生住宿的房间求教，敲开门的那一刻，第一次见到他的笑容，憨厚的、老农民式的微笑。屋里已有很多人，多是山东大学孙昌熙教授的硕士研究生，记得有黄健、钱振纲、张学军、刘西普等。王富仁先生不停地讲，一支又一支地吸着烟。我无意中发，他吸的烟牌子近似于普通农民的档次。我们几位聚精会神地听他讲，一直到后半夜。他突然不讲了，到处找烟，发现一支烟也没有了，只是焦虑地苦笑着。

此后，我与王富仁先生的接触多起来，听了他许多次讲座。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用嘶哑的喉咙演讲。那是1986年春天，我读硕士研究生一年级。系里分管科研和研究生工作的领导冯光廉先生邀请王富仁来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为研究生讲专题课，讲的题目是《现代意识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个题目他一连讲了好几天。那些天，他每天都给我们上课，偶尔给本科生做讲座。大概是在有关方面的强烈要求下，有一天晚上他面对全校讲了一场，题目是《我们正处在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长河里》，学校大礼堂自始至终全场爆满，两千多人听。全场安静得只能听到他一个人的声音。那些天，我们在研究生教室里听他讲，在中文系的联合教室里听他讲，在学校大礼堂听他讲，所看到的画面是一样的：他一边讲一边不停地吸烟。声音偶尔停止了，肯定是他又在点烟，比点烟密度更高的，是他言语中不时爆出的思想火花。几天后，给我们的专题课还没讲完，王富仁先生的嗓子哑了。老师和同学们都劝他结束，他不同意，一次次地劝告他都不听，显然他执意要讲完。他继续用嘶哑的声音讲，不断地抽着烟讲，不停地咳嗽着讲，一边吃着治嗓子的药一边讲，用如同砂纸摩擦硬物的声音讲，用越来越小的声音讲，用越来越大的力气讲，直到他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他苦笑着——那牌式的憨厚的笑——看着我们，算是无奈地宣告结束了。

五年前，王富仁先生去世后，我也为他撰写了一副挽联，发在我们“山师大学群”：

杏坛失巨 学界损栋梁 一代显学哲人萎

人间缺名士 儒林折风骨 众生仰止泰山颓

我请本教研室最好的书法家姚健老师把挽联的每个字写成一尺见方，2017年5月6日王富仁先生遗体告别那天，我带到了八宝山，挂在了告别现场。

谨以此文纪念王富仁先生逝世五周年。

□简默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总不是一件轻松而愉快的事情，因为记忆。

年长者(当然不包括父母亲人)经常看见你，下意识地想起那些连你自己都弄丢了的劣行糗事(它们大都与童年、少年有关)。譬如，你恶作剧地用火柴棒一点一点塞住邻居的锁孔，让轻车熟路的钥匙摸黑找不到回家的路，那家人饿着肚子被挡在了门外，男主人趴下身子凑近锁孔像掏耳屎似的清理着锁，门终于开了。天不可救药地黑了，你躲在暗处却更加明亮了，像光芒四射的发光体无处遁遁，所有人都看见了你，也记住了你。

你在地里无所事事地奔跑，一棵桃树挡住你的去路，刚刚下过一场雨，它的叶子干净而清新，像许多绿舌头，得意地吐出蝉的叫声。你想捉住这只蝉，树不太高，但枝杈横生，你很快爬到了顶，手探向蝉的一刹那，它更猛地振翅飞走了，透明的羽翼晃了晃你的眼睛，像玻璃纸，天空投石问水似的泛起波纹。你心慌意乱地掉了下来，像熟透的桃子，枝杈们张手接住了你，保护你的同时也伤害了你，你用力惨叫一声，长长的疼痛迅速得到释放，压过了所有声音，所有人都听到了，不寒而栗，当夜噩梦高潮迭起。只有你双手捂着伤口，跌跌撞撞地跑回家，沿路洒下一地鲜血，像盛开的桃花。

你与一个南瓜在空旷的午后猝然遭遇，它发育良好，肤色金黄，圆滚滚的，辐射着成熟的气息，像结实的磨盘。你忍不住掏出小刀，小心翼翼地旋开它的顶盖，像削一个苹果；你揭开盖子，它的内心呈现在你面前，黄金似的瓜瓤间嵌着瓜子，密密麻麻，像白白的牙齿。你掏空瓜子，合上盖子，歪头想了想，又揭开了，你终于往里面拉了一泡尿，然后捂着鼻子盖上盖子，想象着黄阿婆摘了这瓜，用篮子挎回家，放在案板上举刀剖开的情景，你恶毒地笑出了声，惊动了睡午觉的麻雀，它一下子识破了你的阴谋，兴奋地告诉了同类，一眨眼就席卷来了一大片灰色的云，它们兴高采烈地讲述，手舞足蹈地模仿，弄得你的阴谋还没出门就传遍了方圆百里。唯独黄阿婆一个人被蒙在鼓里，她正盘算着明天摘了这瓜取了瓜子，少量留作种子，剩余的晒干了到春节炒着吃。

这些都被他们像放黑白电影似的在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过来过去，他们记忆里攥着人证和物证，这些证据琐碎而详实，包括声音、色彩与味道，还有此刻你身体最隐秘角落的那条红蚯蚓似的伤疤。他们想起这些，没有嘲笑你的意思，也没有翻炒陈芝麻烂谷子的打算，仅仅为了亲切地得出“你是我看着长大的”的结论，就像在纸上费了不少周折求证一个方程式一样，

仿佛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监护你，见证你的成长，与你一同分享记忆，没了你这个活生生的晃来晃去的坐标，他们也许很快就找不到自己了。

还有人偶然碰到你，当然是在人多的地方，扮出一副大惊小怪的样子，手平搭到你眼前，就像一把站起来的标尺，边久别重逢似的咋呼，边煞有介事地比画“都长这么高了，那时你才这么高”。这时你是一条河，他的记忆是一座桥，架起了你彼岸似的过去与此岸似的现在。或许你还没弄清他是谁，翻遍了记忆的备忘录也没找到他，但这时你仿佛是一棵树，一眨眼由一株幼苗长成了一棵成年的树，像一根电线杆被直挺挺地移栽到了他面前。

发小邂逅，仿佛迎面照见镜子，又像站在雪亮的聚光灯下，让你无法躲藏，在那儿，你们的往事勾肩搭背，影像清晰，一览无余，像一张X光片。你是他的同谋，他是你的“帮凶”，谁光屁股时是啥模样，穿开裆裤时是啥表情，啥时“狗窝大开”的开裆裤被悄悄地缝上了，他和你都为对方“立此存照”，像身上的胎记经年磨蚀不褪，淘洗不掉。

假如你不幸发了点财，有了些身家，更不幸的是你一阔或贵就变了脸儿，像川剧里应接不暇的绝活，这时他就会像一个大夫准确地把你脉搏，一下子将你像张画皮似的拎在手里，愤愤不平地说：“都是一块屎尿和泥巴长大的，谁还不了解谁，摆啥谱呀。”如果你还有些良心，或许会羞愧难当，甚至会嗅到自己手指间童子尿的腥臊。

等到有一天你幸福地做了父亲，一天天地守着儿女渐渐长大成人，你经常见到他便下意识地想起他那些连自己都弄丢了劣行糗事，你终于也可以满口沧桑地承认“你是我看着长大的”，这时你和一个地方已经一同老了，仅仅回忆与生活擦出的火花还让你偶尔年轻。

被人记忆和记忆别人，就像两根铁轨平铺直叙向远方，永远不能相交和重合，隆隆驶过的是往事的火车。

所有的记忆都从一张白纸开始，在时光旋涡似的流程中，慢慢涂鸦你看不懂符号和文字，里面隐藏着你的尴尬与耻辱。这是你一个人的编年史，它是可靠的、强大的，是唯一健在的证人，却没有一种橡皮或药水可以篡改和清洗它，更没有一班船可以搭载你回到起点，从开始处开始。

这时你渴望一次尖锐的意外，帮助你放弃所有的记忆，脑子空空荡荡，像最初的天空。你谋划着逃离这块顽固不化的陆地，追随一根空心的圆木漂来漂去，到一个荒凉的没有人烟的地方，你喜欢这种漂泊的感觉，仿佛不系之舟，来不及记忆。

但漂泊无边，你终究得回头上岸，重新开始被人记忆和记忆别人。

【性情文本】

记忆如蛻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孔昕 美编：陈明丽